

傷寒醫鑑

傷寒直格

上

劉守真醫書七

傷寒直格序

習醫要用直格。廼河間高尚先生劉守真所述也。守真深明素問造化陰陽之理。比嘗語予曰。傷寒謂之大病者。死生在六七日之間。經曰。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古今亦通謂之傷寒熱病。前三日太陽陽明少陽受之。熱壯於表。汗之則愈。後三日太陰少陰厥陰受之。熱傳於裏。下之則痊。六經傳受。自淺至深。皆是熱症。非有陰寒之病。古聖訓陰陽為表裏。惟仲景深得其旨。厥後朱肱奉議作活人書。尚失仲景本意。將陰陽字釋作寒熱。此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而中間誤羅橫天者。蓋不少焉。不可不知也。予語守真曰。先生之論如此。何不闢此說。以暴耀當世。以革醫流之弊。反忍而無言。何邪。守真曰。世之所集各異。人情喜溫而惡寒。恐論者不詳。反生疑謫。又曰。欲編書十卷。尚未能就。故弗克耳。今太原書坊劉生錢梓以廣其傳。深有益於世。如宵行冥冥。迷不知徑。忽遇明燈。巨大正路。昭然。若有執迷而不知信行者。固不足言。而聰明博雅君子。能於此者。原始反終。研精覃思。則其所得。又何待予之喋喋也。

傷寒醫鑒

平陽 馬宗素 撰
新安 吳勉學 校

天道有遭世而興。事有遇時而顯。此古今之常理。出於自然者也。且謂儒書衰滅以後。邪說蜂起。以淆亂六經之道。紅紫亂朱。無以折衷。孝武皇帝。舉用俊茂。罷黜百家之非。而六經之道始明。自漢而降。註述繁錯。醫書尤甚。况醫乃人之司命。所係尤重。殆非小智所能及也。惟昔黃帝岐伯。難疑答問。上窮天道。下極地理。中盡人性。無法萬世。以為生民之壽域。是以名曰素問。於是守真劉先生。恐斯文將墜於地。民罹橫夭。於是分天地陰陽。剛柔消長之理。察人生風氣血脈寒熱之宜。逐一擬一篇。無不引素問。先標受病之本源。所處方用藥。注書有四焉。一者明天地之造化。論運化之盛衰。目之曰要旨。論一部。計三萬六千七百五十三字。一者分君臣之佐使。定奇耦之逆從。又作宣明論一部。計八千九百零三字。一者又註傷寒六經傳受直格一部。計一萬七千零九字。又取至真要論一篇。病機氣宜之說。著玄機原病式一帙。計二萬餘言。又先生歸世之後。恐庸醫不知樞要。於宣明論內。又集緊切藥方六十道。分為六門。亦名直格通計八萬餘言。可謂勤矣。守真曰。自昔以來。惟仲景註述遺文。立傷寒九十七法。合一百一十三方。而後學者。莫能宗之。謂如人病傷風。則用桂枝解肌。傷寒則用麻黃發汗。傷風反用麻黃。則致強項柔痙。傷寒反用桂枝。則作驚狂發斑。或誤服此二藥。則必死矣。故仲景曰。桂枝下咽。陽勝則斃。承氣入胃。陰盛則亡。是也。守真為此慮。恐麻黃桂枝之誤。遂處雙解散。無問傷風傷寒。內外諸邪。皆能治療。從下証錯汗者。亦不為害。如此輩誤人之弊。已不少矣。仲景處大承氣湯。小承氣湯。調胃承氣湯。亦各有所宜。熱勢大者。大承氣主之。微者小承氣主之。胸中有痛。大便溏者。調胃承氣主之。守真又恐承氣有三。恐有過焉不及之患。遂處三乙承氣。以總

之病也。素問云：傷寒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由此言之，守真之說正合素問。眩書失之遠矣。又如身冷，脉微陽厥極深一證，眩書云：病人身冷，脉沉細，而疾或時，鄭聲指甲，面色青黑，陰毒已深。若服涼藥，則渴轉甚，躁轉急，須急服辛熱之藥，如得手足溫，更服前熱藥助之。若陰氣散，陽氣來，即漸減熱藥，而調之。守真曰：傷寒下後熱不退，畜熱在內，陽厥極深，以至陽氣怫鬱，不能營運於身，表四肢以至遍身清冷。若急下之，殘陰暴絕，陽氣後竭而立死，不下亦死。此際當以涼膈散或解毒養陰退陽，但欲畜熱漸散，則心腹復暖，脉自漸生。至於脉復有力，方可三一承氣湯下之。守真復慮熱有兩感，說復以素問證之曰：亢則害，承乃制。此則正謂陽厥極深，不能營運於四肢，以至身冷脉微也。此略舉一二端耳。餘者自可觸類。夫眩書暴於當世，亦一代之名醫，其誤謬猶若是。況其餘碎雜不經之說，何可盡信至論。小兒如閻孝忠曰：凡小兒瘡疹，當乳母慎口，不可令饑，及受風冷歸腎，變黑而難治。春夏病為順，秋冬病為逆。冬月腎旺，感寒多歸腎，變黑。若妄下之，則內虛多歸於腎。此則直以瘡疹為寒。守真云：閻孝忠不詳錢氏本方，斑疹黑陷，牛李膏百祥丸寒藥下之多獲痊，不救必死。為熱豈不明哉。經云：諸痛痒瘡瘍皆屬心火。及斑疹黑陷，無不腹滿喘急，小便赤澀不通，豈非熱極使然耶。此閻孝忠所以失錢氏之意也。守真如此分別，可謂醫者之龜鑑也。學者當詳其說，無妄謂傷寒有陰毒之證，便按姜附之藥，使實實虛虛，損不足益有餘，以此誤人不亦冤哉。每觀乎城翟公序曰：譬如宵行，冥冥迷路，不知其往，遇明燈炬，火正路昭然。此醫鑑之所作也。然世俗惡寒好熱，蓋亦有說。守真云：病勢輕微，以熱藥強却，開發誤中而獲効者有矣。如中酒有熱毒，而復飲熱酒，以投之，令鬱結得開，而氣液宣通，此謂以熱治熱，亦有痊者。世俗惑於病輕而易痊，謂大疾亦然，殊不知不中，則反為害也。熱病以熱藥治之者，譬如驕主得佞臣，縱恣禍及滅亡，更不覺佞臣之惡，惟其同好之可樂，使熱勢轉甚，以至陽厥身冷，脉微反陽為陰，雖死不悟。至於諸熱變證，十損八九，莫不皆然也。如下利不止，瘧熱在裏，老使火艾熨烙，無不悅者也。此世俗好寒惡熱，所以

之。又慮仲景所著之書。文深義奧。淺學難通。遂及其枝蔓。撮其本根。十去七八。將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制三十二藥。而總之。使人易於檢閱。一見此書。對形見影。了無障礙。得之對證。用藥。人可自療。況醫家者。流業此者乎。兼仲景除傷寒之外。亦無雜病之論。是已備於仲景書也。故守真首論傷寒之差謬。故一切內外所傷。俱有受汗之病。名曰熱病。通謂之傷寒。今春溫夏熱。秋涼冬寒。是隨四時天氣所感。輕重及主療。消息不等。合而言之。則一也。冬伏寒邪藏於肌肉之間。至春變為溫病。夏變為暑病。秋變為濕病。冬變為正傷寒。冬冒其氣。而內生。怫熱微而不病者。以至將來陽熱變動。或又感之。而成熱病也。經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亦其義也。然其陰證者。止為雜病。終不為汗病。由是傷寒。汗病直言熱病。不言其有寒也。三陰證者。邪熱在臟裏。以臟為裏。為陰。當下者是也。素問三篇。刺熱評熱。兼雜病論。熱不說其寒。非無謂者也。熱論之外。素問更無說傷寒之證。熱論云。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又云。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熱病。注云。寒者。冬氣也。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固密。不傷於寒。觸冒之者。名曰傷寒。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病。以傷寒為毒者。最為殺厲之氣。中而即病。名曰傷寒。不即病者。寒毒藏於肌肉間。久而不去。變為熱病。故曰熱病者。傷寒之類也。古聖訓。陰陽為表裏。此一經大節目。惟仲景深得其旨。起厥後。朱肱編活人書。將陰陽二字。釋作寒熱。此差之甚也。中間誤羅橫天。嗟之何及。素問言。人之臟腑。陰陽。臟者為陰。腑者為陽。又四時陰陽。盡有經記。內外之應。皆表裏其信然乎。六合為十二經脉之合。太陰陽明為一合。厥陰少陽為一合。少陰太陽為一合。手足之脉。是謂六合。表裏者。諸陽脉皆為表。諸陰脉皆為裏。以此驗之。是守真之言。不誣矣。然恐俗人不悟。朱肱活人書之謬。且略舉傷寒六經傳受一端。而明之。肱書云。傷寒中病時。腠理寒。便入陰經。脉不微細。不經三陽也。三陰中寒。微則下。理中湯稍厥。或下利。即乾姜甘草湯。若陰毒已深。病勢困重。六脉附骨。取之方有。按之則無。於臍中用葱熨法。或灸艾三五百壯。以來手足不溫者。不可治也。守真曰。前三日三陽病在表。故當汗之。後三日三陰病在裏。故當下之。六經傳受。皆是熱證。非有陰寒。

為水是以火極而反以水化也

也四倍以上為關格之脉人羸不能極於天地之精氣則死矣。

曰致急則又六節藏象論人迎一盛
故煩心也迎脈於寸口一倍餘盛同
法云謂人迎脈大於平常之脈四倍

論六經傳受

之藥。令陽復而大汗矣。

執此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矣。

滋陰書之矣也。又守真云：病勢熱甚而依法治之不退者，或失寒涼或因失下，或熨烙重灸，使熱極而妄。為陽厥切不可用銀粉、巴豆性熱大毒，熱燥丸藥下之，反耗損陰氣而衰竭津液，使熱勢轉甚而懊憹喘滿，結胸腹痛下利不止，血溢血泄，或為淋閉驚狂譫妄，熱証蜂起不可勝舉。由此為癥瘕堅積之疾，誤人必多。然則世情亦不知醫者之過，未盡守真之奇效，當聞守真之言曰：正治者以寒治熱，以熱治寒，病証輕微可如此治之。若病重危，則當從反治之法。其反治者，亦名從治，蓋藥氣從順於病氣也是故。以熱治熱以寒治寒，是謂反治。以熱治熱者，非謂病氣熱甚而更以熱性之藥治之。本謂寒性之藥反佐而服之，蓋謂病氣熱甚，藥氣寒甚，拒其藥寒則寒攻不入，寒熱交爭則其病轉加也。故用寒藥反熱佐而服之，令藥氣與病氣不相忤，其藥本寒熱服下咽之後，熱體既消，寒性乃發，由是病氣隨愈，餘皆倣此。然正治之法，猶君刑臣，過逆其臣性而刑之，故病熱不甚治之以寒，逆其病氣而病自愈矣。反治之法，猶臣諫君，非順其君性而以悅之，其始則從其終則逆，可以諫君去其邪而歸於正。王冰曰：病水猶人大火得草而熯，得木而燔，得水而滅，病火猶救龍火，然濕而熯得水而燔，以人大火不繞逐之，則其火自滅耳。此謂良醫之治法也。夫逆治從治皆是違性之藥，病人豈有不惡者？是藥病相爭，其氣所以得固也。然十救其十，亦不為醫之功。以謂人之有命也，如身冷脉微終不省，蓄熱在內，設以涼膈解毒之藥調治，無有不惡。又如患形不至有經年終不曉發熱在裏，設以承氣寒藥下之，無有不畏。雖得痊愈，尚不免於畏惡，病勢大藥力小而致死，亦不知杯水救車薪之火為非，只指為用涼藥之過。此二者，無他存於世人是非不明，而惡寒好熱也。

論脉證

活人書陰毒脉疾七至八至以上疾不可數者，正是陰毒已深也。六脉沉細而疾，尺部斷小，寸口脉或大，若誤服涼藥則渴轉急，有此之證者，便急服辛熱之藥，一日或二日便安。若陰毒漸深，其候沉重，四肢首冷，腹痛轉甚，或咽喉不利，心下脹滿，結硬燥渴，虛汗不止，六脉但沉細而疾，一息七至以

於解表也。故仲景四逆湯證後復有承氣湯寒藥下熱之說。由是傷寒汗病經直言熱而不言其有寒也。經言三陽證者邪熱在藏。在裏以藏為裏。為陰。當下熱者是也。按素問論傷寒熱病三篇皆名曰熱。竟無寒說。兼以靈樞諸經運氣之說推之。則明為熱病。誠非寒也。

素問熱論云。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藏脉。平日衰矣。其未滿三日可汗而已。其滿三日可泄而已。此言表裏之大體也。註曰正理傷寒論脉大浮數病在表可發其汗脉沉細數病在裏可應脉證而汗下之也

論陽厥極深

活人書云。傷寒感陽病。人身冷。脉細沉。疾煩躁而不飲水者。又云六抵陰毒。因腎氣虛寒或因冷物傷脾。外感風寒。則陽氣下守。遂發頭痛。腰重。腹痛。眼睛疼。身體倦怠。四肢逆冷。汗不止。或多煩渴。精神恍惚。若誤服涼藥。則渴轉甚。躁轉急。有此病者。便須急服辛熱之藥。或時鄭聲指甲。面色青黑。若陰毒已深。病熱困重。六脉肘骨取之則有。按之則無。但於臍中用葱熨法。或着艾三百壯以來。手足不溫者。不可治也。

守真云。或下後熱不退。或畜熱內甚。陽厥極深。以至陽氣怫鬱。不能營運於身。表四肢以致遍身清冷。痛甚不堪。項背拘急。目睛赤痛。昏眩恍惚。咽乾或痛。燥渴虛汗。嘔吐下利。腹滿實痛。煩冤悶亂。喘急。鄭聲。以其畜熱極深。而脉道不利。以脉沉細欲絕者。俗未明其造化之理。而及傳為陰毒。或失下熱極。以致身冷脉微。而昏冒將死。若急下之。則殘陰暴絕。陽氣後竭而立死。不下亦死。病人至此命懸頃刻。然則治法當何如。曰此當涼膈散。或黃連解毒湯。養陰退陽。但欲畜熱漸漸宣散。則心胸復暖。脉漸以生。至於脉復有力。可以三一承氣湯微下之。或解毒加大承氣湯尤良。俗未明此故認作陰證。是以陰陽失其治也。

素問五運行大論岐伯曰。氣有餘則制。己所勝而侮所不勝。不及則己所不勝侮而乘之。己所勝輕

素問熱論云黃帝問曰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或愈或死皆以六七日之間其愈以十日以上者何不知其解願聞其故岐伯曰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其脉連於風府故諸陽主氣也人之傷寒也則為病熱熱雖甚不死其兩感於寒而病必不能免於死矣帝曰願聞其狀岐伯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項痛腰背強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肌肉其脉夾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痛鼻乾不得卧也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脉循脇絡於目故胸脇痛而耳聾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於臟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脉布胃中絡於嗌故腹滿而噎故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脉貫腎絡於肺系於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六日厥陰受之脉循陰器而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三陰三陽五臟六腑皆受病榮衛不行五臟不通則死矣其不兩感於寒者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滿如故則思陰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滿舌乾已而哕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小腹微不大氣皆去病日已矣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臟脉病日衰矣未滿三日可汗而已其滿三日可下而已

論汗下

治人書云陽明證宜下少陰證宜溫又云少陰病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宜著艾并四逆湯又云三陽證宜下三陰證宜溫少陰病發熱脉沉麻黃附子湯主之少陰證二三日常見少陰證無陽者宜麻黃附子皆陰證表藥也又云發熱而惡寒者發於陽也麻黃桂枝湯主之

守真云夫辨傷寒陰陽之理者邪熱在表府病為陽邪熱在裏藏病為陰世俗妄謂有寒熱陰陽之異誤人多矣寒病固有然非汗病之謂也止為雜病不可與汗病同科且造化為汗液之氣者乃陽氣之氣非陰陽之所能也觀萬物熱極而反出水液明可知也況法曰身熱為熱在表飲水為熱在裏其傷寒病本未身涼不渴及小便不黃脉不數者未之有也雖仲景有四逆湯症表熱裏和誤以寒藥下之太早表熱未入於裏裏寒下利不止及表熱裏寒自利急以四逆湯溫裏利止裏和者急

活人書云。無陽則厥。無陰則嘔。却言少陰下利。脉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脉。乾嘔者。白通加猪胆汁湯。主之。又云。腸上有寒痰。乾嘔者。不可吐。各溫之。宜四逆湯主之。

守真云。嘔者。火氣炎上之象也。故胃熱甚則嘔也。又云。吐酸。肝木之味也。由火實制金。不能平木。肝木日甚。故為酸也。則如飲食。則喜酸也。或言酸為寒者。則如酒若性熱。養於心。火故飲之。則令人色赤。氣粗。脉洪大。而數語。謬妄。歌唱。悲笑喜怒。如狂冒昧。健忘煩渴。嘔吐皆熱證也。其吐必酸。宿熱可明矣。

素問至真要大論云。諸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熱。注云。內膈。嘔逆。噎食。不得入。是火也。

論濕熱不利

活人書云。傷寒下利多種。須辨陰陽。勿令差互。大抵傷寒下利多種。須看脉與外證。下利脉大者。虛也。脉微弱者。為自止。寒毒入胃。臍下必寒。腹脹滿。大便黃白。或青或黑。或下利清穀。濕毒氣甚。則下利腹痛。大便如膿血。或如爛肉汁也。得之寒毒入胃。四逆理中湯。白通湯加附子。四逆湯等。若濕毒下膿血者。桃花湯。地榆散主之。

守真云。下利膿血者。如世之穀肉果菜。濕熱甚。則自然腐爛。清發為水。故食於腹中。感入濕熱邪氣。則自然化為膿血水。其熱為赤。熱屬心火。故也。其濕為黃。濕屬脾土。故也。燥鬱為白。屬於肺金。故也。濕熱甚於腸胃。悞鬱結也。濕主於痞。以氣逆不能宣通。因而以成腸胃之燥也。濕熱相兼。蓋水大陰陽。寒熱猶權衡也。一高則一下。一興則一衰。豈能寒熱俱盛於腸中。而同為利者乎。若此之繆。世傳多矣。則如熱生瘡瘍。素問大奇病論云。腸辟下血少。為陰氣不足。搏為陽氣乘之。熱在下焦。故下面血也。素問陰陽別論云。陰結者。傳血一升。陰主血。故也。再結二升。三結三升。註云。三結。謂之三結。素問至真要論。釋云。大熱內結。注泄不止。熱宜寒。瘵結腹。須除。以寒藥下之。結散利止。則通。因通用也。

論霍亂

而侮之。木餘則制土輕侮於金。氣不爭。故木恃其餘。而欺侮也。又木必金勝。土反傷木。以木不及。妄凌之也。四氣本同。侮謂侮慢也。而凌忽之也。又云以火煉金。熱極反化為木。又云元則害承。乃制。

論燥濕發黃

活人書云。一身盡痛。發熱身黃。小便不利。大便反快者。此名中濕。風雨襲虛。山澤蒸氣。人多中濕。濕留關節。須身體煩痛。其脉沉緩。內中濕也。主一身盡痛。發熱身黃。小便不利。又云以寒濕在表不解。為不可下也。可以木附湯主之。

守真云。發黃者。陽明裏熱極甚。煩渴熱鬱。留飲不散。以濕熱相搏。而體發黃也。或言寒濕搏而發黃者。色及苔黃也。本傷寒失下。或誤汗之。溫之。灸之。熨之。或服銀粉巴豆大毒熱藥下之。反以亡液損其陰氣。邪熱轉甚。或下太早。熱入以成結胸。但發黃者。或失下寒涼調治。或熱極本惡。雖按法治之。而不能退其熱勢之甚者。或下後熱不退。皆能為發黃也。大抵本因熱鬱極甚者。留飲不散。濕熱相搏。而以木附湯主之。誤矣。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食已如饑者。胃疸。則是胃熱也。熱則消穀。食已如饑。目黃者。疸陽怫於上。熱積胸中。陽氣燄上。故目黃也。

素問通評虛實論云。足之三陽。從頭走至足。然久厥逆而不下。以致怫積於上焦。故為黃疸。

論不得眠

活人書云。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脉沉微。身無大汗者。乾薑附子湯主之。

守真云。夫傷寒病。懊憹煩心。反復顛倒。不得眠者。燥熱怫鬱於內。而氣液不得宣通也。以梔子豉湯主之。素問刺熱篇云。肝熱甚。小便先黃。腹痛多臥。身熱熱靜則狂言及驚。脇滿痛。手足躁。不得眠也。

論嘔吐

以清治溫以濕治燥乃正治之法也又云逆治所謂藥氣逆病之氣也其病輕微則當如此治其病重當從反治之法其反治者亦名從治所謂從順於病之氣也是故經曰以熱治熱以寒治寒治熱非謂病氣熱甚更以熱性之藥治之本是寒性之藥反熱佐而服之所謂病氣熱甚藥氣反寒病熱極甚而拒其藥寒寒攻不入寒熱相爭則其病轉加也故用寒藥反熱佐而服之今藥氣與病不相違忤其藥性寒熱服下咽之後熱體既消寒性乃發由是病氣隨愈其餘皆倣此然正治之法驚君刑臣過逆其臣性而刑之矣故熱病不甚治之以寒逆其病氣而病自除矣反治之法猶臣諫君非順其君性而以說之其始則從其終則逆可以諫君失其邪而歸於正也

素問至真要大論云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從者逆之順者從之王冰註云病微猶救人火得龍而燭得水而燭可以水滅之故逆其性氣而折之病之氣微而攻之以寒病濕猶救龍火得濕而燭遇水而燭不知性以水折之以濕攻之適足以光焰詣天物窮方止矣識其性者反常之理以人大逐之則焰灼自消矣光撲滅然逆之謂以寒攻熱以熱攻寒從之謂逆難入從其性用不必皆同是以下又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從少從多觀其事也此之謂乎

論小兒瘡疹

活人書云小兒瘡疹與傷寒相類頭痛身熱足冷脉數疑似之間只與升麻解肌兼治瘡子已發未發皆可服但不可下瘡疹發熱在表尤不可轉瀉世人不學乃云初覺以藥利之宜其毒也誤矣又云疹已出不可疎轉出得已定或膿血大甚却用疎利亦非也大抵瘡疹首尾不可下小兒身熱耳尻冷咳嗽而用利藥即毒氣入內殺人

錢氏曰瘡疹始出之時五臟訶見惟腎無候但見平証耳厥冷耳涼是也論瘡疹歌耳俱屬腎其居北方主冷也若瘡黑陷耳聾反熱者為逆是也若用牛李膏百祥丸各三服不愈者死病此瘡疹當乳母慎口不可令饑受風冷必歸於腎變黑難治也有大熱利小便有小熱宜解毒若黑紫乾陷者

活人書云霍亂嘔吐而利熱多而渴寒多而不餓理中丸主之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四逆湯主之吐利已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脉微欲絕者通脉四逆湯猪膽汁湯主之錢氏吐瀉問難廣親七太尉七歲病吐瀉是時七月其證全不食而昏睡睡覺而悶亂吸氣乾嘔大便或有或無不渴眾醫以驚治之疑睡故也錢氏曰先補脾後退熱石膏湯次日又以水銀硫黃末生薑水調一字八月十五已後吐瀉身冷無陽也不能乳乾嘔瀉清褐水當補脾益黃散主之不可下守真云吐下霍亂三焦為水穀傳化道路熱甚則傳化失常而吐瀉霍亂大性燥動故也或云熱無吐瀉只是寒此說誤也素問至真要大論云諸病喘嘔吐酸暴注下迫轉筋小便渾濁腹脹大如鼓有聲如鼓癰疽瘡疹瘤氣結核吐下霍亂皆屬於火

論好用寒藥

活人書云傷寒論家方論不一獨伊尹仲景之書猶六經也其餘諸子百家時有一得要之不可為法况有好涼藥者附子硫黃笑而不喜用雖隆冬使人服三黃丸之類又有好熱藥者如大黃芒硝則畏而不敢用雖盛暑勸人灸病服金液之類非不知罪福蓋緣偏見所趨然也又云近時用小柴胡湯不問陰陽表裏凡傷寒之家皆令服此藥蓋不可輕用雖不若大柴胡湯小承氣之緊要之藥病不相當其為害也同往往服小柴胡湯而成陰證者甚多矣又云陰毒傷寒心神煩躁頭痛四肢逆冷返陰丹主之此方甚驗喘促嘔逆者入口便住若加小腸不通及陰囊縮入小腹絞痛欲死臍下二寸灸仍與返陰丹當歸四逆散黃生薑湯慎勿與尋常利小便之藥尋常利小便之藥者多是冷滑藥此陰毒氣在小腹所致也守真云大凡治病必先明此寒暑燥濕風火六氣最為要也故曰其治病之法以寒治熱以熱治寒

百祥丸下之。不黑者慎勿下。更時月輕重。故春夏為順。秋冬為逆。冬月腎旺。又感寒病。多歸腎。變黑者。無問何時。十難救一。又曰。瘡疹始出。未有他証。不可下也。但當用平和之藥。頻與乳食。不受風冷耳。如瘡疹三日不出。不快者。即微發之。微發不出。即加藥發之。加藥不出。即大發之後。不多。若及脉平。無証者。即瘡疹稀少。不可更發也。腎旺發燔。土不尅水。故脾虛寒戰。則難治矣。所以百祥丸者。瀉膀胱之腑。腑若不實。臟自不盛也。何以不瀉腎。曰。腎主虛。不受瀉。故二服不効。反加寒而死矣。守真云。小兒斑疹未出。誤以熱藥。汗致陽氣轉甚。則重密出不快。多致黑陷而死。恐是斑疹未敢服藥。以誤小兒諸病多矣。亦不知古人留涼瀉之藥。通治驚風積熱。設是斑疹。使熱少退。而稀少出。快得痊除愈也。若用涼膈散為妙耳。閻孝忠集。小兒論。未達錢氏本意。不明造化之理。及妄言黑陷為寒。及云斑瘡終始不可服涼瀉之藥。後人因之。反致熱甚黑陷而死。者。閻公豈不詳。錢氏本方。治斑瘡黑陷者。牛李膏。百祥丸。黑藥利之。而多獲痊。可不救必死。為熱。豈不明哉。夫斑瘡黑陷者。無不腹滿喘急。而小便赤而不通。豈非熱極者也。豈能反為寒耶。

素問云。諸痛痒瘡瘍。皆屬於火。

劉河間傷寒直格論方卷上

習醫要用直格

十干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臟腑配合

甲膽

陽少

乙肝

陰手厥

丙小腸

陽手太

丁心

陰手少

庚大腸

陽明手陽

辛肺

陰手太

壬膀胱

陽足太

癸腎

陰足少

戊胃

陽明足陽

己脾

陰足太

凡先言者為剛為陽為兄為腑主於表。後言者為柔為陰為妹為臟主於裏也。

十二支

寅卯辰 巳午未 申酉戌 亥子丑

臟腑經絡配合

寅三焦

陽手少

卯大腸

明手陽

辰小腸

陽手太

巳包絡

陰手厥

午心

陰手少

未肺

陰手太

申膽

陽足少

酉胃

明足陽

戌膀胱

陽足太

亥肝

陰足厥

子腎

陰足少

丑脾

陰足太

臨川 葛雍 編
新安 吳勉學 校

卷上